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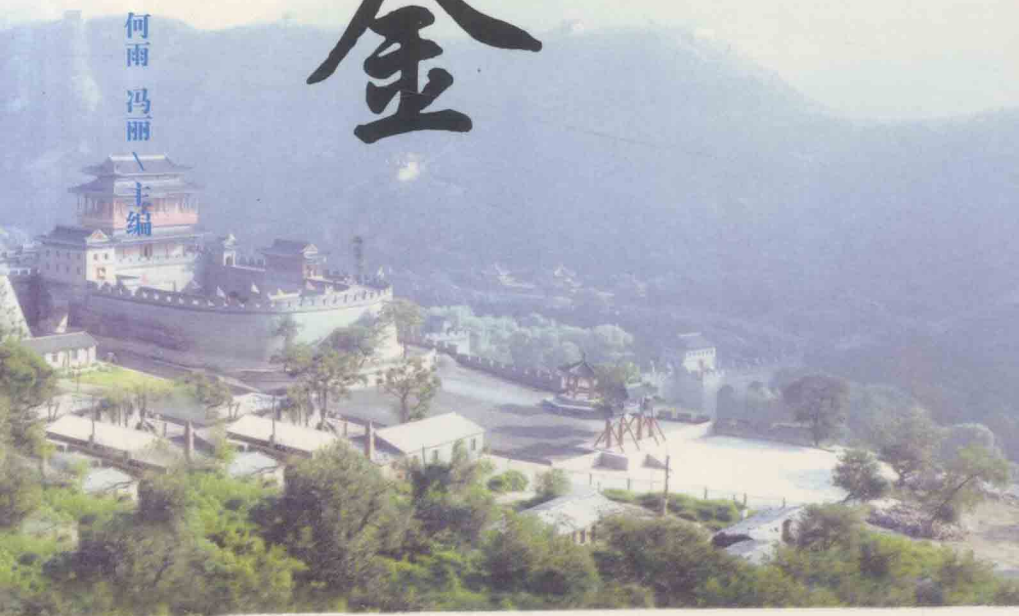
青年必读

红色文丛

HONGSE WEN CONG

世纪 巴金

刘国红 周逊 何雨 冯丽 主编



远方出版社



世	纪	巴	金
---	---	---	---

主 编

刘国红	周 赴
何 雨	冯 丽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月霞

封面设计:杨 静

青年必读—红色文丛 世纪巴金

主 编	刘国红、周逊、何雨、冯丽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兴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680
字 数	4860 千
印 数	5000
标准书号	7—80723—002—9/I·1
总 定 价	1580.00 元
定 价	20.00 元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缤纷文事·····	(2)
最真诚的人	
——巴金与托尔斯泰·····	(2)
巴金和左拉·····	(5)
燃烧的心	
——巴金与高尔基·····	(8)
巴金与夏衍的最后相会 ·····	(10)
巴金与刘白羽 ·····	(14)
巴金与萧珊的至情至爱 ·····	(19)
彭德怀与巴金的一段文字因缘 ·····	(21)
文坛三老的世纪友情 ·····	(23)
巴金和鼓浪屿 ·····	(27)
巴金与嘉兴 ·····	(29)
巴金与工夫茶 ·····	(30)
巴金开的老书局 ·····	(32)



世纪巴金

第二章 众家评说	(36)
巴金——二十世纪中国的良心	(36)
生与梦	
——巴金写意	(42)
巴金的天真和真诚	(50)
巴金纪事	(54)
云与火的景象	(58)
巴金的人品与文品	(61)
巴金的梦	(64)
九思九叹九歌	(68)
他是我们的一面旗帜,也是榜样	(71)
第三章 巴金研究	(73)
痛定思痛的自我忏悔:《随想录》	(73)
追梦的巴金	(78)
巴金写完《随想录》以后	(81)
巴金的文学思考	(91)
巴金的人格精神与文学品位	(93)
巴金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和特色	(97)
巴金的意义	(108)
施蛰存与巴金:中国文学的一个隐喻	(123)
巴金——杰出的世界语者	(128)
巴金和他的《激流三部曲》	(132)
“文革博物馆”	

世纪巴金



——巴金晚年的痛与梦.....	(144)
与俄罗斯的文学情结.....	(148)
生命艰难地延续.....	(165)
第四章 巴金自述.....	(177)
巴金自述 100 条.....	(177)
巴老箴言.....	(208)
附 录.....	(213)
巴金百岁年谱.....	(213)



生命在于付出。我的心里怀有一个愿望，这是没有人知道的：我愿每个人都有住房，每张口都有饱饭，每个心都得到温暖。我想擦干每个人的眼泪，不再让任何人拉掉别人的一根头发。

——巴金



世纪巴金

第一章 缤纷文事

最真诚的人

——巴金与托尔斯泰

巴金一生都与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维系着精神的交往。他研究这位俄罗斯伟大文学家的生平,倾心阅读他的小说,撰写他的传记,几十年间多次在文章中回忆他阅读《复活》时心灵所经受的震撼。

早在1921年巴金17岁时,在自己的家里与朋友们办了一周刊,名为《平民之声》,从第四期起该刊便开始连载他写的《托尔斯泰的生平和学说》。

1928年巴金在巴黎时,应胡愈之之邀为《东方杂志》纪念托尔斯泰百年诞辰译了一篇赞颂这位俄罗斯文豪的文章。该文选自法国作家巴比塞主编的《世界》杂志,作者托洛茨基。

1931年4月巴金发表《家》时,在总序中开头便写道:



“几年前我流着眼泪读完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曾经在扉页上写了一句话：‘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悲剧’。接着他对这句话又予以否定说：‘事实并不是这样。生活并不是悲剧。它是一场‘搏斗’。”否定中展示了巴金当时的思想的演变。这种演变贯穿了巴金的全部创作。

1935年巴金住在日本东京中华青年会宿舍里，有时间读书。他当时读了几本关于列夫·托尔斯泰的传记。他说“对老人写《复活》的经过情况很感兴趣，保留着深刻的印象。”过了五十年，他还清清楚楚记得书中的一些情节。

1984年巴金在东京举行的第47届国际笔会大会上的发言中，谈到：“在许多前辈作家的杰作中，我看到一种为任何黑暗势力所摧毁不了的爱的力量，它永远鼓舞读者团结、奋斗，创造美好的生活。我牢记托尔斯泰的名言：‘凡是使人类团结的东西都是善良的、美好的，凡是使人类分离的东西都是恶的丑的’。”托尔斯泰的道德力量影响着巴金，他的写作方式也教育着巴金。

巴金在一篇提到“启发”对作家的作用时，便用托尔斯泰为例子作了说明。托尔斯泰已经写出了《战争与和平》，可是写下一步长篇时却不知应当怎样开头。有一天托尔斯泰随便翻阅普希金的《别尔金的小说集》，看到某一章的第一句：“在节日的前夕客人们开始到了。”这句话立刻启发了托尔斯泰，他大声说：“真好。就应当这样开头。”于是托尔斯泰回到书房，坐下来写了《安娜·卡列尼娜》的头一句。

巴金还提到过《战争与和平》中的错误。他说托尔斯泰在



世纪巴金

小说中“有时把时间弄错了”，可是一直到现在也没有人去改正这些“错误”，而且伟大的作品也并不因此减色。

1985年，巴金81岁，老人有一天在《读者良友》杂志（第二卷一期）上读到一篇《再认识托尔斯泰》的文章。作者以揭示托尔斯泰私生活秘密为名，实际上是在伟大死者的脸上抹黑，说托尔斯泰是“俄罗斯西门庆”，说他的“道德”、“文章”“应该身首异处，一分为二”，说他“一向就是个酒色财气三及第的浪子……甚至说他有什么‘小白脸男妾’……”巴金读后异常气愤，觉得这活脱脱是十年浩劫中造反派的腔调。他认为必须予以反驳，维护大文豪的尊严。

巴金理解托翁为矛盾的思想所苦，知道他与妻子与信徒们的关系的复杂性，看到他晚年如何否定艺术，但他坚持地认为托尔斯泰是“世界上最真诚的人”，说“他从未隐瞒自己的过去。”托尔斯泰年轻时候确实过着放荡的贵族生活，但是“作为作家，他严肃地探索人生、追求真理，不休地跟自己的各种欲念作斗争。”

巴金认为托尔斯泰“力求做到言行一致，照他所宣传的去行动，按照他的主张生活”。为了这个目标，他奋斗了几十年。

巴金认为托尔斯泰为了消除矛盾走向了极端，甚至认为艺术是一种罪恶，写小说不如给农村孩子写课本。托翁晚年不再写作，把精力花费在种地、修炉灶、作木工、作皮靴等等上面。他捐赠了稿费，放弃了版权……这一切都使妻子无法理解，因此他们夫妇间的隔膜越来越深，分歧越来越大。

托翁82岁离家出走，病死在阿斯达波沃车站上。



巴金说“我不是托尔斯泰的信徒，也不赞成他的无抵抗主义，更没有按照基督教的福音书的教义生活下去的打算。”可是巴金认为自己也在追求托翁后半生全力追求的目标：“说真话，做到言行一致。”

巴金和左拉

1937年2月巴金回忆自己创作《家》的过程时说，他经过三年的酝酿，决定写一部为那无数的无名的青年牺牲者“喊冤”的小说。“我要从恶魔的爪牙下救出那些失掉青春的青年。这个工作虽是我所不能胜任的，但是我不愿意逃避我的责任。”于是，他向垂死的制度叫出了“J'accuse”（“我控诉”）。巴金在这里使用的是法文，引用的是法国作家左拉的名句。当年左拉为德雷福斯伸冤喊出的一句话。

1894年，法国当局控告德雷福斯上尉犯了叛国罪，指责他向德国人出卖了机密，这是一场冤案，引起一些人，特别是作家和学者们的不满。左拉积极投入为德雷福斯平冤的斗争。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特别是1898年1月13日发表在巴黎《震旦报》头版的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标题就是：《我控诉》。为此，左拉遭到反动势力的迫害，说他触犯了“诽谤军官和当局罪”，判他一年徒刑和3000法郎罚款。

巴金在左拉《我控诉》一文中看到了作家的道德力量和崇



世纪巴金

高的天职。

巴金接触左拉作品比较早。24岁，他在法国巴黎、沙多一吉里，甚至在马赛候船时的旅馆里，孜孜不断地读完了左拉二十部长篇小说《卢贡—马家尔家族》，还看过根据左拉的《酒馆》改编的话剧等等。

巴金坦诚表示他崇拜过这位自然主义大师，尊敬他的光辉人格，但是他并不喜爱那二十部小说，尽管像《酒馆》、《大地》等等都成了世人推崇的“古典名著”。他喜欢的是这位法国大作家的另外几本非自然主义的作品，例如《巴黎》和《劳动》等。

巴金认为左拉的作品往往是坏人得志，好人受苦，正直、善良、勤劳的主人公，不管怎么奋斗，最后终于失败，悲惨地死去，不是由于酒精中毒，就是遗传作祟。巴金不喜欢这样的结局。他说，他只在左拉的《萌芽》中看到一点点希望。

巴金不相信左拉小说中所表现的遗传规律。也不喜欢他那种自然主义写法，可是承认“他的小说抓住了我的心，小说中那么多的人物活在我的眼前。”而且，巴金认为左拉的作品总能引起他的创作的欲望，使他扩大自己的写作计划。早年他看了左拉的小说后，就打算把《灭亡》写成连续的五部小说，前后再增加两部，甚至连书名都想出来了。《灭亡》前边加：《春梦》和《一生》；《灭亡》后边加《新生》和《黎明》。

“文革”以后，1978年，巴金在《把心交给读者》随想录中，不无激动地盛赞伏尔泰和左拉为维护真理与正义而斗争的精神。1762年法国反动教会制造宗教迫害事件，诬告无辜的新



教徒卡拉，判处他极刑。伏尔泰为此案件进行了有力的控诉，在整个欧洲激起愤怒的舆论。此后，伏尔泰在当时其他几件宗教迫害和黑暗的司法案件中，也作了不倦的斗争，平反了冤狱，使惨死者恢复了名誉，幸存者免于刑戮。

左拉为德雷福斯上尉的冤案斗争，冒着生命危险替受害人辩护，终于推倒诬陷不实的判决，“让人间地狱中的含冤者重见光明。”

巴金回忆自己在“文革”期间被关进“牛棚”以后，看见有些熟人在大字报上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心中无限感慨，他说：“我朝夕盼望有一两位作家出来‘干预生活’，替我雪冤。”又沉痛地写道：“我在梦里好像见到了伏尔泰和左拉，但梦醒以后更加感到空虚，明知伏尔泰和左拉要是生活在1967年的上海，他们也只好在‘牛棚’里摇头叹气。”

1980年3月24日他为《春天里的秋天》世界语译本序中，又提到40几年前的旧作中。叙述了一个朋友和一个少女的悲伤故事。“我替那一代的年轻人鸣冤喊屈，我借用了左拉的名句：‘J'accuse’（我控诉！）”

左拉的精神鼓舞过巴金，左拉的“我控诉”指引过巴金揭露封建社会的罪恶，难怪他在历数自己的老师时，把左拉列入其中。



世 纪 巴 金

燃烧的心

——巴金与高尔基

巴金在自己的文章中几次提到高尔基，说高尔基是他喜爱的作家，甚至是他的老师之一。巴金比高尔基年轻 36 岁，早年译过他的短篇小说，1949—1950 年译过他的几篇记述契诃夫、托尔斯泰和布罗克的回忆录。

巴金进入文坛后，写作短篇小说时，在上海怀着激动的心情翻译了高尔基早期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他说，他“特别喜欢高尔基的短篇小说”，还说：“我那时期的创作里就有他的影响。”后来他把翻译的短篇小说结成集子，于 1931 年以《草原故事》为名出版。

出生在封建大家庭，在城市里长大的巴金，面对这位浪迹天涯，与下层民众混在一起的高尔基，读到他描绘的流浪汉、茨冈人、士兵、乞丐、妓女，种种不幸的人们遭遇的小说，眼前展现出另一片天地，另一些不熟悉的人物。这一切使巴金感到惊异、振奋。

巴金在高尔基的小说中，除了认识一些陌生的人物之外，更重要的是感受到作者的坦诚与善意。作者絮絮漫语，像是把心交给了读者，让读者了解到更多的人，更广泛的生活。他的小说不说教、不训导，而是用朴朴实实的话让生活在黑暗中



的人认识自己，觉醒起来，让被压迫的人奋起反抗，让人类看到光明的未来。

巴金翻译的高尔基早期小说大部分是作者三十岁的作品：《马卡尔·楚德拉》、《阿尔希普爷爷和廖恩卡》、《伊则吉尔老婆子》、《在草原上》、《因为烦恼无聊》、《科留沙》等。巴金在自己的文章中虽然没有专门分析过作品中的人物，但他提及过茨冈人左巴尔、阿尔希普爷爷和孙子小廖恩卡、草原上的兵、秋夜里被人赶出家门的娜达莎、痴心给自己写情书的杰瑞莎、主动让马踢死自己的科留沙……这些淳朴憨厚的人。巴金十分赞赏高尔基，说“他带着不可制服的锐气与力量走进文学界，把俄罗斯大草原的健康气息带给世界各国的读者。”巴金最常引证的是伊则吉尔老婆子讲的故事：为了把陷入绝境的同族人引出黑暗而撕开自己的胸膛，掏出燃烧得像太阳一样亮的心，为他们照亮道路的丹柯。

巴金在丹柯身上看到更深远的意义，说高尔基本人“就像他的草原故事中的英雄丹柯一样，高举着自己的‘燃烧的心’领导人们前进”。

1982年巴金在一篇“后记”中，谈到自己近年一直在探索文学艺术的作用时，自问道：“文学艺术的作用，目的研究是什么？”“难道我们在纸上写字只是为了表现自己？”然后自答：“一般人都承认文学的目的是要使人变得更好”——这是高尔基的名言。

1984年5月15日巴金应日本作家井上靖的邀请，抱病出席在东京举行的第四十七届国际笔会，他向来自世界各地



世纪巴金

的作家们呼吁：“我们的前辈高尔基在小说中描绘了高举‘燃烧的心’在暗夜中前进的勇士丹柯的形象，小说家自己仿佛就是这样的勇士……”他希望各国的作家们都能像丹柯那样无畏地献出自己的赤心。

历经沧桑与战火，在十年“文革”中饱受迫害与侮辱的巴金已经一百高龄了，他的每个字都含着血和泪、爱与恨，熠熠闪闪，光辉四射。巴金——正像高尔基所描绘的丹柯，用自己燃烧的心，为读者照亮一条走向光明的路。

巴金与夏衍的最后相会

1992年10月5日，巴老再一次来到创作之家时，恰巧世纪老人夏衍在国庆节前夕也到了杭州。阔别家乡多年的夏公得知巴老到杭州后，心里尤感高兴。

第二天下午，夏公在女儿沈宁的陪伴下坐车从汪庄驰往创作之家。这时，通往创作之家的那条小土路正在挖路铺设管道，汽车无法直接到达门口，而夏公腿脚有疾不便行走，怎么办呢？员工们急中生智，找来了一把藤椅，用两根碗口粗的毛竹捆扎在藤椅的扶手上，扎成了一把“滑杆”。当小刘和小吴一前一后抬着夏公在茶园的小埂上一颠一晃地向创作之家走来时，端坐在藤椅上的夏公那副笑容可掬的模样把大家给逗乐了。



夏公在家人的搀扶下笑吟吟地走进了客厅。巴老得知夏公要来看他，午睡早起后就坐在藤椅上等候了。两位老人见面了，紧紧握着手，都显得有些激动。时已 92 岁高龄的夏公，思维仍十分敏捷，谈吐也清晰，听觉更为灵敏。当听到有人在议论文坛三老的年龄时，他马上转过脸说：“我同冰心大姐都是 1900 年出生的，我比冰心大姐小 26 天，昨天冰心在家里刚过完 92 岁生日。”巴老听了，马上接口说：“是啊！”

巴老与夏公分别已有 7 年之久。夏公最后一次到上海是 1987 年。那次，他在上海与许多老朋友相会晤谈。可是，巴老正巧返回家乡成都去了，虽然没能相聚，但彼此都惦记着。夏公十分关心巴老的身体，他对巴老说：“听说你还在看全集的稿子。”巴老微微点头说：“是啊！要做的事情很多，手抖得厉害，所以写得不多，用眼看得多些。”其实，巴老何止看稿，他还在为全集的每一卷写“后记”，工作量是不小的。夏公关切地对巴老说：“要多保重身体啊！”

谈话间，服务员小刘为他们端来了点心。两位老人见到盘子里的浙江特产“山楂糕”，都会心地笑了，因为两位老人平时都偏爱吃甜食，这是创作之家特意为他们精心准备的。夏公用浓重的杭州“官话”同巴老边吃边聊，巴老则以一口正宗的四川话相对。两老的女儿沈宁和小林在边上不时地介绍着老人各自的近况，使他们的谈话更增添了家庭式的热闹气氛。

一个多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夏公起身向巴老告辞时，创作之家的员工已备好了文房四宝，想请夏公在那本巴老为创